

颱風天裏的事

種有時間在草地、海邊叫上一杯咖啡、端上一杯紅酒，發個呆、曬個太陽，一呆就是一上午的人吧。

颱風似乎可以讓人不得不把腳步放慢，「躲進小樓成一統」。此「小樓」，可以是圖書館，也可以是博物館。

有一年在蘇州，下了很大的雨，也颳了很大的風，已經不知道那年的颱風叫什麼，只記得我走進蘇州博物館，在貝聿銘大師設計的建築中，就着雨意，看博物館裏面新派的蘇派山水庭院，看裏面琳琅滿目的館藏文物，也順帶買一些依照文物同比例復原的文創產品，回頭給辦公室裏的同事作紀念。回到單位，同事對我送的禮品表達謝意，我說，別謝我，應該感謝那場颱風。

颱風天，哪裏都不去也挺好，窗外雷聲隆隆，長風過境，在室內，煮一鍋南瓜粥，南瓜要足夠老，小米要足夠飽滿，熬出濃稠酣暢的一鍋，搭配蘿蔔乾來吃，這也是不錯的事情。風聲淒厲，一碗粥特別能帶給人安寧和安逸。想起遙遠的封建社會，凡遇饑荒災難，富貴人家總會施粥，為什麼是粥，而不是饅頭大米？想來，無非是因為粥有稀有稠，湯水中能帶給人溫暖和熨帖吧。颱風

風天，蜗居室內，擺開案頭，練一練字，吃一壺茶，似乎也都是不錯的選擇。

當然，我沒有讚美颱風的意思，颱風只不過是一個契機，它讓人不得已而放慢自己的步伐，縮小自己的步幅，停下來，想一想生前身後事，不是有句話說，要抬頭看星空，更要低頭看路嗎？星空，是關乎夢想的事；路，是關乎當下的事。我們不得不承認，有時候夢想的事要比當下的事重要，甚至是重要得多。吾鄉有句話：「不能老是低頭拉車，更要抬頭看路」，這個「路」，是相對意義上的「星空」。

颱風「木蘭」已經走了，念及《木蘭辭》中「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的句子，木蘭是從軍數年，終於有機會梳妝。我們也別忘了在颱風天裏，給心靈一些休整和梳妝。

近日，颱風「木蘭」來了。一個颱風，非要取一個巾幗英雄的名字，是在說其凌厲嗎？

剛剛立秋不久，清晨，走在公園的小路上，凝着露珠的草尖被風吹過，濕了石板路的邊緣，踩上去有些滑。前面，是一座城市公共閱讀空間，索性走進去，叫上一杯咖啡，看一會兒書。我是不喝咖啡的，在書店或許能喝一些，提一提神，一旦看了書，咖啡是什麼滋味似乎也不重要了，就像一旦看了書，將要到來的颱風天也不那麼讓人懼怕。

自由談 李丹崖

在閱讀空間，讀到一本名為《有閒階級論》的書。很有意思，這個世界上，人們太忙碌了。尤其是城市生活節奏的加快，人的腳步搗騰的速度似乎比秒針的頻率還要快，忙着求學，忙着擇業，忙着就業，忙着失業，忙着重新上崗……也忙着戀愛、結婚、生娃、育兒……接着又是一輪入學、升學、擇業、就業。

不知道什麼時候，「閒」成了一種奢侈品，所謂「有閒階級論」，就是那

百年風雲過 警察故事多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朋友一起去見識這間以往經常在影視節目中出現的百年警署真面目，順便與歲月 and 記憶打個招呼。

兩個星期前，警察公共關係部（不久前由原來警察公共關係科升格）先在這間百年警署舉辦開放日傳媒優先場，當日「一哥」蕭澤輝一身便裝皮鞋親自到場歡迎各位傳媒機構代表、評論員以及部分大機構傳訊部主管，蕭Sir 開口便問：「來到呢間館差，你哋會諗起乜嘢呢？」座中有幾個行家答：「諗起警匪片，黑社會、蠱惑仔電影囉。」蕭Sir 笑謔大家的答案沒有暴露自己的年齡，而他本人的答案是「粵語殘片」。在黑白電影時代，不少全城熱播的悲歡離合故事都與這座舊差館有關，回歸後拍攝的《學警出更》，《以和為貴》、《反黑》等劇集電影，也有不少油麻地警署的鏡頭。

油麻地警署建於一九二二年，今年剛好一百年，是本港歷史最悠久的警署之一，據警察公共關係部高級警司梁仲文介紹，本港最早及至今仍保留的警署包括建於一八六四年、位於港島荷李活道俗稱「大館」的中區警署（現已列為法定古蹟，成為文化保育項目）、建於一八八六年的山頂警署、建於一九一三年的長洲警署，這三個舊警署都已超過一百年歷史，而深水埗警署建於一九二五年，也已接近一百年。油麻地警署最鮮明的特色是大門口兩條方柱托起一個半圓形石屎簷篷，令市民進入警署報案之前已產生一種安全感，這座三層高、木地板的新古典主義愛德華風格建



舊油麻地警署已被政府列為二級歷史建築。

築物，已被政府列為二級歷史建築。

參觀路線由地面大堂報案室開始，大家紛紛與幾個身穿各時期警服的假人合照，另一邊有警務人員擺好全套工具為參觀者做「掃指模」，並且將指模資料即時印製成一張書籤，供收藏紀念。在地下一層，一條僅可容一人通過的窄長走廊內設計了一些互動的元素，例如其中一間有破解密碼、解除爆炸威脅的遊戲，讓市民透過參與遊戲，增進對警方工作的了解，提升守法意識。

三樓有兩個小型展廳，介紹油麻地社區變遷和發生在油麻地區內的多宗重大案件和事件，例如一九八四年的士暴動、一九八九年油麻地避風塘撞船意外、一九九三年太平館餐廳槍戰、一九

九六年嘉利大廈大火、二〇〇〇年發現戰時炸彈，以及二〇〇三年飛虎隊生擒賊王季炳雄等，還有一些警方幫助街坊救急救危、市民以獨特方式表達感激的溫馨小故事。比較資深的傳媒人對這些大事件記憶猶新，而油麻地的老街坊，或者對那些溫馨小故事更加刻骨銘心。大時代與小人物，歷史與現實，在這裏交集。

滄海一聲笑，百年風雲過。香港警察多年來被評為全球最佳警隊之一，香港亦是全世界最安全地區之一，警隊男子漢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但三年前一場「黑暴」，香港警察被抹黑、被污名化，種種情形令親痛仇快。在油麻地警署百年紀念之際，警方舉辦以「守法，護城，百載情」為主題的開放日活動，上至警務處處長下至警署普通警員都積極參與，上周的首個公眾開放日，前任「一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親自到場支持，體現警隊上下一心的團結精神。這座經歷風霜、見證歷史的百年警署，就是講好香港警察故事的最佳題材，而香港警察的故事，則是回歸二十五年以來，香港故事當中最精彩的內容之一。

「恐龍朋友港鐵遊」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香港科學館特別舉辦大型恐龍展覽「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八大·尋龍記」。為加強展覽的教育性和趣味，香港科學館和港鐵公司合作舉辦「港鐵載遇恐龍創意繪畫比賽2022」，鼓勵中小學生發揮創意及想像力，結合恐龍與鐵路特色，創作獨一無二的藝術作品。比賽得獎作品即日起將於香港科學館地下展覽廳展出，作品亦將於部分港鐵站展示。

圖示繪畫組高小組冠軍——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學生梁樂晴的作品。

政府新聞處



閒話汽車

「這輛車是來自法國的，這輛來自奧地利，這輛意大利，烏克蘭，捷克，瑞士……」家裏兩個小朋友很喜歡看車牌來辨別它們來自哪個國家。很容易你便會發現柏林有很多來自其他國家的車。

我想起當初我們把車從美國海運到柏林，沒換車牌上

路時，時常都會遇到後車司機忍不住摸出手機拍我們的美國車牌。來自其他歐亞大陸國家已經不稀奇了，跨越大西洋來的還是有點驚喜。

「大眾、奔馳、寶馬、雪鐵龍、菲亞特、本田……」女兒在停車場試着「測試」一下自己對車的品牌的了解，便一個人自言自語地一邊走一邊說品牌名。我在旁邊給她增加了一點難度：「你還得說出來這些品牌是來自哪個國家的。」「大眾奔馳寶馬都是德國的！」

看來這幾個柏林大街上最常見的德國「國貨」品牌，她還是很熟悉的。上一個暑假我們還一起去了大眾的總部「汽車城」Autostadt住了幾天，看了汽車博物館，學習了汽車在德國的歷史和新款汽車的研發。在「汽車教育」這方面，德國人是認真的，更是驕傲的。

有天吃飯的時候，女兒突然說起，覺得大街上好像越來越多電動車，特別是特斯拉。我說是不是跟大家越來越注重環保有關，先生說是不是因為特斯拉在柏林近郊搞了個工廠產量提高了，兒子說可能是因為油價漲得厲害吧。

事實上，我們在柏林也不大喜歡開車。一是停車位難找，二是擁堵。特別是夏天，單車橫衝直闖，令開車人心驚膽戰。我認真想了一下，上一次加油竟然是三個月前！難怪那次和一位剛準備換車的朋友聊起，她也說按你們這個車的使用率，確實沒必要換新車。

朋友順便也說起她剛去預定車的經歷，這個「後疫情時代」的訂購真是難上加難。由於各種原因的材料推遲、人工短缺、費用增加……她心儀的兩款新車，預定周期竟然分別要九個月和十二個月，並且這還只是預估提車時間，不保證能按時交付。她先生覺得等待時間太長，不死心去問了另一個品牌，發現狀況也差不多，有些熱門款式甚至還要在標牌價格上加價。銷售人員告訴他們，有些款式的現貨二手车，特別是使用少、較新的，價格比新車價格還貴。不問不知道，一問才知道「現貨」這個概念在這兩年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一方面現貨短缺，另一方面我們卻在常去的公園附近見到了另一番景象。一條街上，我們陸續見到了停着四輛同一個豪華品牌的越野車，白色，灰色，黑色，還有一輛螢光綠。他們的車牌也是很相似的號碼，不難看出應該屬於同一個主人。

有人不愛開車，有人一車難求，有人卻在收集同款不同色的豪華。

這就是柏林嘛，各式各樣的車，各式各樣的人，不然怎麼能是柏林呢？



▲ Autostadt 汽車博物館裏展示的一九三五年產的汽車。 作者供圖

《虎外婆》雜詩舊稿：
黃毛稚子不知醜，竹劍斜腰學頂牛。
老虎上門裝外婆，戴來瓜帽倒跟頭。

小時候常有俠客夢，做過幾把竹劍，斜挎在腰間，以為平添了俠氣與威風。而每每眾頑童打鬧，誰也不敢拔劍而上，多是額頭碰在一起角力如頂牛，互相推搡，事後額頭腫痛半日。冬天好一些，戴着瓜帽，帽檐壓低可以護着額頭，還可以護着耳朵。孩子家好動，晴天看見草地總忍不住上前倒跟頭，身體翻滾，染一身草屑。最快樂的事，是夜裏躺在粗布蚊帳裏，聽大人講故事。

故事裏，老虎幻化為外婆，敲門欲進，裏面人問：「怎麼聲音變了？」
「偶感風寒。」

哄進門來，小兒又問，面上怎麼少顆痣？老虎外婆悄悄收起灶下鍋灰抹在臉上，點黑成痣。夜裏就寢，小女兒被老虎吃了。大女偽言如廁，爬上樹躲起來，老虎方才悻悻走去。故事裏最可怖的是老虎食人胳膊，咯吱有聲。後世覺得血腥，換人為小兔。兔子無辜落入虎口。

民間傳說老虎常常變為人身，文人筆記裏，卻總有人變為老虎的故事。

魯國一人病了七日，化而為虎，搏殺其兄。漢朝藤州有夷人化虎。漢朝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然化為老虎，食郡民。眾人齊呼「封使君」，方才離去，時人說：「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晉太元年，江夏郡安陸縣一個叫薛道詢的人忽得瘋疾，失其蹤跡，一年後歸家入仕為官，說得病發狂時曾變成老虎，以人為食，如此一年。同坐中有受害者，號哭捉與官府，薛道詢餓死監中。唐朝武則天當政時，郴州左史病而化虎，人上前擒住他，虎毛已經長出來了。這些事跡白紙黑字寫在《淮南子》《後漢書》《述異記》《齊諧記》《唐書》上。

《述異記》還說，人無德而長壽，最容易變成老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則食人，因為恥其類而惡之。人變作虎，虎幻為人，其中弦外之音，頗耐人尋味。

那是童年夏天的夜晚，搬一把椅子，或者打起竹床，幾個人坐在門前池塘邊上，蒲扇搖動，吹來陣陣涼風，也吹來幾頭猛虎。除了那幻變為人的老虎，還有一隻餓得狠了的老虎，竄入人群叼走小孩，逃往樹林深處。故鄉是山區，小小縣城幾十個地名裏有虎字，打虎沖、

捉虎山、老虎嶺、虎形、虎場、老虎凸、老虎峽……一來舊年山裏林竹茂密，多有猛虎出沒，二則過去地理先生常常以龍虎蛇地名方位。

故事裏老虎遇見獵物，撲上去，用爪抓住牠，便撕咬開了，或嚼或吞，須臾而淨。還說虎嘯之聲，響徹山野。有人走夜路，前方黑漆漆的地方，有兩束綠油油冉冉的燈光，走得近些，越發像綠色磷火般的亮光，好像一對小綠燈籠，是老虎雙目之曙光。只見那老虎忽然咆哮開來，震耳欲聾，人嚇得魂飛魄散，藏身菜地天明方才回家，一夜飽受風寒，委頓三日，方能下床。

故事裏還說老虎是貓的徒弟，學會了撲咬，捕捉，撕扯。老虎藝成自持，想吃了貓，貓卻一跳步，上了樹梢。原來貓留了一手，沒有教授老虎攀爬之技。老虎只能眼睜睜地在樹下乾望着。我總以為，故事演繹的或許也是人間事。常聽說拳師授徒要留一手，怕人家學全了轉身打敗自己稱雄。也真有其事，逢蒙殺羿就是一個前例，這種古氣大概沒有消盡，不甘人後的心理作祟。

祖父說，舊時大山深處有戶人家，住在角

落裏，獨門獨戶，那人家生來行善，人不在家時，一隻猛虎為其看家護院。虎不驚人，人不擾虎。那戶人家將一些吃剩的飯菜給老虎吃，老虎則銜來一隻豺狼、野豬之類回禮。

童年夜話，是老虎、鬼、神仙、狐狸交叉的奇聞異事。那時候最想有隻猛虎，一身斑斕花紋，騎着牠在深邃的夜空中行走。因為聽說老虎掌心有肉墊，極柔軟，走起路來，腳爪收縮，不露半點聲響。

記得祖父問我，老虎脖子上的鈴鐺，誰能解開？眾孩童紛紛以對，有人說膽大者，有人說力大者，還有人說趁老虎入睡，我知道解鈴還須繫鈴人的俗話，告訴祖父討喜。

很奇怪，雖然老虎叼走過小孩，卻對牠生不出恨意，也不覺得害怕。鬼也不怕，最怕的是不死人，老家說叫「野生地」的，人死了屍身不化，穿一身壽衣，人人人鬼不鬼滿村跑。夜裏，「野生地」白哈哈的臉越發可怖。倘或是冬天，山裏有冷風呼嘯着吹過，窗紙嗚咽如鬼哭狼嚎，心裏越發有懼意，忍不住用被子蒙住頭。

如今「野生地」也不怕了，到底見過太多野獸。

虎外婆



准風物談 胡竹峰